

王国华专栏 野史新说

## 大妮子孟姜女

春秋战国历史上,能留印迹的女性,名字多带个“姜”字。如郑武公的老婆武姜。其事迹是,武姜生有两子,她讨厌老大,偏爱老二,帮着老二夺老大的权,被老大放逐。还有文姜。其事迹是,文姜与胞兄齐襄公乱伦,并怂恿胞兄杀了丈夫鲁桓公。私生活虽糜烂,但她颇具政治手腕,辅助儿子鲁庄公稳扎稳打,构建和谐社会,把鲁国由二流国家成功提升为一流大国,因此也获得了鲁国人民的谅解。再有宣姜。其事迹是,宣姜被聘给卫国世子伋子为妻。但伋子的父亲卫宣公听说宣姜十分貌美,便将伋子支走,在淇水上建立新台,迎娶宣姜,立为自己的夫人。据说宣姜和文姜是亲姐妹,而宣公的原配(伋子的亲妈)叫夷姜。还有一个叫庄姜的,是卫庄公的妻子,宋人朱熹认为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。

为什么都带“姜”字?一般的解释认为,姜是姓氏。姜子牙的后代,封地在齐国,所以齐国女性多姓姜。按当时习惯,女性的名字,把自己的姓放在后面。名字的第一个字,可以随丈夫(如郑武公的妻子就称为武姜,卫宣公的妻子叫宣姜),也可能是后世给她的定性。皇帝的庙号或者

权贵的谥号中,若出现“文”、“孝”、“仁”字样,说明此人性情温和、持论中正,总之是褒义;若出现“哀”、“厉”等字眼,就比较惨了,说明此人一生荒诞。“文姜”二字,应该是后人认为其人功大于过,给予高度尊崇。

但若把姜仅当作姓氏,有点拘泥。《诗经》中称:“岂其取妻,必齐之姜”,要娶老婆,必娶齐国女。在这里,姜已泛指齐国所有女性。《左传·成公九年》中,更有“虽有姬姜,无弃蕉萃”之说,意为“即使美女环绕,也不能抛弃贱陋的女子”,“姬姜”指代所有美女。所以春秋时叫做什么什么姜的,不一定姓姜。老王的老婆,可以叫王姜,就是跟老王客气客气,不能较真。尤其下层人民中,“姜”应该是类似近世“妞”、“妮子”、“丫”、“婆娘”等对女性的统称。

据此来分析一下著名的“孟姜女”。孟姜女本为“孟姜”,“女”字是后世画蛇添足加上的。孟姜的夫家姓万,但她没被叫成“万姜”。当然,她也并不是姓孟。古代兄弟姐妹排序,从大到小依此为“伯、仲、叔、季”,老大称为伯(又称为孟)、老二是仲,接下来是叔,最小的是季,所以“孟姜”很可能就是“大妮子”、“大丫”的简称。

郑啸专栏 情爱话廊

## 那欲望很美

你能置身于自己的生活之外吗?就仿若站立在云霞之巅,冷眼旁观自己在人世上的挣扎、彷徨、流离、奔忙。

《云上的日子》是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利晚年之作。影片由4个小故事构成,情节支离破碎,故事进展缓慢到让人昏昏欲睡。片中的角色都是饮食男女,在平淡的生活里演绎着一群人的情欲悲欢。毋庸置疑,这是部爱情片,尽管里面的爱情均无果而终。

有哥们跟我说,看这部电影,他是冲着苏菲玛索去的,因为里面有她的很直观的性爱场景。我就笑他,看人体艺术还是要看苍老师的才过瘾,你就不要亵渎安大师了。

哥们很不满意我的取笑,低声嘟囔,苏菲玛索的肉体就是很美呀,而且影片的处理手法也很唯美很艺术,光与影的斑驳,恰到好处地描摹出欲望之美。

我的心被“欲望之美”这四个字敲得“砰”然大动。我是极少听到有人会赞美欲望的,几乎所有人都把欲望当作罪恶的渊藪。

为何欲望会被当做一个坏东西备受非议和叱责呢?在我们的生活中,欲望充斥四处,无所不在。欲望如一江浩

荡大水,不被理性所束缚的欲望极易暴动泛滥,冲垮道德法规的堤坝,给个体的人和社会造成灾难性破坏。

但是,即便如此,欲望,也可以很美吗?我以为,答案或许是肯定的。撕下我们生活中许多美好事物的外在包装,其内里无一不是写着“欲望”二字。

比如爱情,所有的回肠荡气、百转千回、浅吟低唱的美好都只是一个过程,一个具有宗教意味、文明法则装饰的仪式。他爱她,她爱他,爱得死去活来、精神战栗、食不知味、睡不安榻,也不过是在自然法则的指引下,懵懂的人们努力要负担的一个繁衍生息的义务罢了。

爱情应算是人世間最大的一个欲望。我们歌颂爱,何尝不是在歌唱美好的人欲?没有人能远离生活当自己人生的观众。但是,我们可以一日三省自身,在生活的漩涡中拼搏,同时努力做到不随波逐流,被欲望支配。

我以为,我们是可以做欲望的主人的。只有能驾驭生命之欲,才能享受人生之旅途中的磨难、艰辛、千百种复杂况味,最后抵达真正安详的美好。欲望之美,只有悉心品味的人才能体会。

黄亚明专栏 时尚旧影

## 绕脸傅斜红

看港剧《宫心计》,里面除了折射职场、情爱政治,彼此倾轧,颇合现实的丛林法则外,还有丽妃和太皇太后等一众后宫佳丽的花形面妆,点缀在额头、眉心、鬓边及脸部两侧,花团锦簇,色彩斑斓,意趣非常,但估计全是画上去的。记得电视剧《杨贵妃秘史》中,殷桃饰演的贵妃却是把花钿贴在眉心。一画一贴,正代表了古代女性面妆的两种流向,即绘制法和粘贴法。

梁代萧纲算描摹女性面饰的高手,有《艳歌篇》十八韵:“分妆间浅靨,绕脸傅斜红。”斜红即是女子梳妆时,在眼角两旁各画一条新月形的弯弯红线。又有《率尔成咏诗》中“约黄出意巧”句,讲女子把金黄色花纸剪成图案贴于额上,以为“出意”。苏轼说“绿珠吹笛何时见,欲把斜红插皂罗”,纳兰性德说“蛮羞魂顾影,玉照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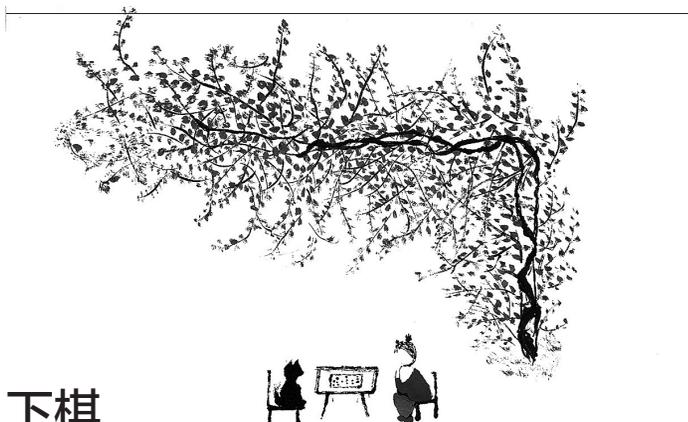
红冷”,罗虬说“一抹浓红傍脸斜,脸檀眉黛一时新”,可见以红色或黄色点妆大有人在。

额饰中的梅花妆,有一个亦真亦假的传说: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,正月初七那天,卧于含章殿檐下,梅花落在额头,成五出花,拂之不去,经三日洗之乃落。官女竞相效仿,又称“寿阳落梅妆”。至宋朝,还在流行。

在脸上画上妆,总体难度系数不高。但花钿一般是粘贴的,如何在原始手段下保持长久?别急,花钿的材料主要用鱼鳔胶或阿胶。《刘宾客文集》中有金箔、纸、鱼、腮骨、鱼鳞、茶油等多种剪成后用鱼鳔胶或阿胶粘贴的记载,以鱼鳔制成,粘性强。妇女用它粘贴花钿时,蘸少量口液,便能溶解粘贴。

唐宋乃花钿的集大成者,花形、鸟形、蝶形、燕形等,争奇斗

盛可以专栏 色不是空



## 下棋

乡下没有娱乐项目,需要智力的娱乐游戏更少。夏天劳碌顾不上,到漫长的农闲季节,靠发呆、串门、清谈、打牌、昏睡度过,极少有人下棋。

我们家有一副肥头肥脑的木质象棋,应该是父亲从单位带回

来的,用了很多年,棋子被手汗浸润出温馨光泽,字印掉了色,仿佛断壁残垣。

那时候,大哥和二哥一碰面就要厮杀几盘,懂和不懂的都围着看。有脑子聪明的,慢慢看懂门道,手痒,杀上一盘,惨败,围观时还是

禁不住要指手画脚,哇哇大叫。二哥从初中起就是常胜将军,经常是一个人下一群人,他们人多势众,二哥羽扇纶巾,四两拨千斤。

二哥高中时小有棋名,很骄傲,棋术不好的,他根本不和人玩。邻村有象棋爱好者慕名来切磋棋艺,是个五六十岁的干瘦老头,二哥礼貌应对,开局轻敌,败阵,连败两局,第三局扳回……一圈人将棋手围得水泄不通,连吃饭都顾不上。

这副象棋后来不知所终,正如很多事物的悄然消隐。

去年春节回家,我买了一盒同样肥头肥脑的木质象棋,大哥二哥照旧厮杀,只是都有些解甲归田的老将之态;而晚辈们大玩植物人战僵尸,对象棋毫无兴趣。我要是希望这副象棋将来也会被手汗浸润出温馨光泽,恐怕不太现实。

寇研专栏 研外之意

## 浪漫的非正常性

时常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白,摆各种花样各种谱,只为增加“我爱你”这句话的要挟分量,让人不好意思轻轻松松一个“切”就挡回去。浪漫和致富不一样。致富可以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,但浪漫不能是先让一部分人浪着,另一部分人干看。本着人道主义精神,浪漫的宗旨也应该是保证人人都浪漫得起。

所以,不管奢侈的浪漫是如何让人暗中艳羡,舆论中备受推崇的,还是那些不太花钱的平民式浪漫。鲜花、巧克力、永远是浪漫攻略的常见装备,保证有零花钱的人就有浪漫。摆个大大的心形,或“I love you”,在楼下吹拉弹唱,或默然守望,在雨里淋成落汤的鸡,或乘车打飞机(特价机票)N个小时只为到她所在的城市给她打个电话问“你好吗?”相亲节目

上,男的随使用点心思,折些千纸鹤,画点画,煲个汤,女的就哭得稀里哗啦,但凡看到这种表白场景,我会调到纪录频道,看一会儿动物交配。

留心一下会发现,所谓平民浪漫,其实有个特点:花的钱少,但需要费心劳神去谋划,还得修炼一张厚脸皮。你不在楼下站个七天八天,送花不坚持个十天半个月,很少能感动一个人。往好听里说,爱一个人需要毅力,但残酷一点想,这似乎是对“钱少”的惩罚,过分的是,这惩罚还经常以考验的名义。真要是费钱的浪漫,比如在埃菲尔铁塔下表白,经常只要一次就够了。真的,好像你要是不答应,就对不起那塔似的。

鸡汤里说,浪漫就是要慢,就是要“和你一起慢慢变老”。我倒觉得,浪漫基本可认为是上床前

干的事。而且浪漫的要义也不是慢,是快,是一鼓作气,是趁热打铁。男的急吼吼做了那么多功课,在她家楼下站了一夜又一夜,都站成静脉曲张了,不就是为了能尽快滚进她的床单?性真是个奇妙的分界线,不跨过这个槛,所谓“恋爱”就难定义,就难称得上真正的亲密,而且,这个槛是必须迈的,像尼尔·施特劳斯的:“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性。我只是想让性这件事赶快发生,好让我们能够正常地在一起。”

滚过床单了,贴上“你是我的”标签了,这会儿倒真的会逐渐慢下来,进入生活常态,结婚后,就越来越慢了,慢得能让人睡着,直到最后锈住了,痒开了,有时非得要另一剂猛药,才能从冬眠的生活中睁开惺忪的眼,慢悠悠问:“呃,到站了?”